

岳

飛



第二輯

歷代賢豪

潘公展
印維廉
主編
鄧廣銘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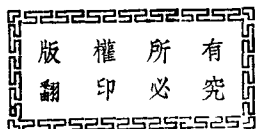
第二輯

歷代賢豪

岳飛

邵廣銘 編著

勝利出版社印行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二輯

岳

飛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主編者 潘公展・印稚廉

編著者 鄧 廣 銘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子壩一八號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經售處 中華書局
中正書局
大東書局
開明書局
史學書局
各地分支局店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渝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0001—6000

6001—8000

作者小傳

鄧廣銘先生，字恭三，現年三十六歲，山東省臨邑縣人。自少力學，尤喜文史。後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肄業，更肆力專攻乙部之學，日夕鏟鏟於其中。於陳史學泰斗，薈萃京華，先生因得博聞各家之講論，於歷代史事遂具有通貫精到之識解，而趙宋一代，尤所專精。陳寅恪先生爲作「宋史職官志考正」序言，謂「其神思之縝密，志願之果毅，踰越等倫」；「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先」；又謂「君與辛稼軒生同鄉里，遭際國難，間關南渡，尤復似之。然稼軒本功名之士，仕宦頗顯達矣，仍鬱鬱不得志，遂有斜陽煙柳之句；君殫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學爲務，不屑假手功名，能自致於不朽之域。其鄉土蹤跡雖不異前賢，而儻書養親，自甘寂寞，則迥不相同。故身歷目覩有所不樂者，輒以達觀遺之。然則今日即有稼軒所感之事，豈必遽與稼軒當日之歎哉。」先生之志行學詣，俱可藉此概見。所著有「宋史職官志考正」、「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證」、「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等書。現任國立復旦大學教授。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

潘公展

國於不寧，必有興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轉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纔豁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學淵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盡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雙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十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驟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赴共死。我們愈戰愈强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斲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實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為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遠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為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為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為國人頂禮膜拜者，為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為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為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為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為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為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為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序

當從事於這本傳記的述寫之際，我的打算是想藉這本書使一個因其戰績而久已彪炳史冊的人物，能夠更逼真更活現地顯現在每一個讀者的眼前。

從一種較高的意義上說，並不是每一個能夠關弓荷戈和統兵馭卒的人都配稱為戰士或英雄的，正如同並不是每一個不能關弓荷戈和統兵馭卒的人都不配稱為戰士或英雄一樣。這點倘是可以承認的，那麼，我們的史書上有多少所謂武將也者便應該被淘汰於這戰士羣和英雄羣之外。而岳飛——這一個出生於北部中國平原的農家、代表了切的愛國農民、也代表了一個在苦難中的全民族而置身於戰場上的人物，他卻是：即使把戰士和英雄的涵義更提高一些，也依然當得起一個戰士和英雄的稱號的。

生長在北方的廣漠的大平原中，在岳飛的稟賦當中便也有着極濃重的地域彩色：單純、質直、堅定、強項。當一個掀天動地的禍變降臨到他的時代和他的鄉邦中時，一個

要保衛鄉邦、克平禍變、從禍變中拯救出他的千萬苦難同胞的念頭，衝動在他的生命轉脈波當中，一念所至，勇往直前，因而當一般執政者和學士大夫們還在議論未定、徬徨無策的時候，岳飛先已爲這意念所驅使，挺身走上戰場，參加在對女真人的鬥爭當中。而從此以後，對於這明確的意念和選定了的道路，他始終不渝地把握着、固執着，爲它而生，爲它而死。

時勢造就了英雄，英雄也時常大有造於時勢。從前者去加以理解，我們將見，當每一次遇到國家民族的巨大禍變、危急存亡繫於一髮的時候，總都有一些節烈義勇之士應時而出，支撐住那個傾危的局面，或則以其忠節而維護了天地的正氣，爲後代培育下一些復興的根苗。因而在北宋之末和南渡之初，便必然的會產生出宗澤、張所、李綱、韓世忠和岳飛等人。他們的生年稍有先後，所擔任的角色和所表現的氣節與事功也互有異同，然使異時異地而處，卻一定會是遵循着同一種軌轍行進的。我們可以說，當岳飛還在少年，還沒有機會、也沒有資格去承當一個重要使任的時候，而由宗澤、張所、李綱

等人所擔當所完成了的，不啻正是在岳飛的心願中所企求所期望的一切；到了岳飛壯年之後，那些人或死或竄，都已經和那個時局不甚相干了，而由岳飛所經營所作爲的，也不啻正是繼續着他們所未曾完成的工作。唯其如此，對於岳飛所處的那個時代色彩，足以作爲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們的諸般作爲，以及那些人物和那個時代所交織成的錯綜關係，我都加以注意，取來渲染成那個時代背景的全部輪廓；而對於岳飛在其中所居的地位的大小輕重，我只是適如其分地安排着，沒有加以塗飾和誇張。從後者去加以理解，我們又必須體認岳飛的生存價值，在那個艱險的歷史劇變當中，認取岳飛的個人因素的重要性。我們又可以說，在南北宋之交，雖則先後已經有了宗澤、張所、李綱、韓世忠等人，如果不有岳飛挺生其間，南宋立國的局勢及其與女真人的關係，必定是另成一種式樣的。就這一觀點說來，我們不能不特別致詳於岳飛的情操和品性，他的特異的作風和特異的貢獻。

自從岳飛作偏裨將領時起，一直到他建立節鉞、廟身於三大將之列，他所部領的軍

隊，始終是以紀律嚴明、作戰力強大著稱於世。因此，凡岳家軍所到之地，軍民合作，精誠無間。這件事，固然意味着岳飛的治軍有法；而更重要的，卻是意味着岳飛對於那次亙古少有的民族災難的歷史意義有着如何深刻的認識，意味着他對於野蠻的侵略者懷着如何深切的仇恨，更意味着他對於自己的同胞懷着如何深切的熱愛。他只是想，如何纔能夠和全體同胞弟兄們同心協力去從頭整頓舊山河，免得這整個民族，連同這民族所建造的高度文明，受着野蠻的異族的奴役、宰割以至毀滅。他只是在足以使全民族感覺勝利的場合，纔肯去爭取個人的勝利，卻絕不肯絲毫違反了同胞大眾的利益而去賺取自身的成功。這便使他永遠處在臨深履薄、戒慎恐懼的情況之中，自身不敢稍有鬆弛，更不敢使他的軍隊稍有鬆弛；自身不敢驕縱腐化，自然更不敢使他的軍隊驕縱腐化。憑靠了這一點，岳飛的事功便具有了更崇高的意義，使他從同時諸大將中區別出來，接受着當代以及後代人羣的最高的評價和最高的崇敬。

向着這一個胸懷中充滿了復仇的火焰的人，這一枝有着鋼鐵一般的風紀的軍隊，人

民大樂付之以全部的信心，覺得憑靠着他們便一定可以獲致勝利。和民衆成爲一體的岳飛，既以其勝利的信念灌注着全體人民，也由全體人民的愛戴而更加强了他自身的勝利的信念，對於他的復讎雪恥、恢復中原的主張，他更加堅定地執持着，也更加踏實地踐履着。

不幸是，當他剛踏進勝利的門檻，使得金國的兀朮和全部女真人戰慄了的時候，也竟使得宋高宗和秦檜戰慄了。高宗和秦檜是當國的人物，他們有權力阻礙他的進程，使他十年的長期經營不崇朝而悉數廢壞。他惋惜，他憤激，在顯明的康莊大道上竟也會觸着暗礁，落入陷穽！一個公忠正直的北方軍人，學不會一些看風轉舵的乖巧本領，到這裏，他只有以身殉道！

x

x

x

x

在我們的著述界，到今天，還保留着不少的秀才積習，對於歷史上的許多人物，專好顛倒原有的評價，作一些翻案的文章。卽如秦檜殘害岳飛的事，近年來也竟有替秦檜

申辯的人，以爲秦檜是爲了要集權於中央，並且爲了深知國力之弱不足以抗衡女真，急需完成和議，所以不得不將飛揚跋扈、殘民害政的軍閥力加摧抑。說這話的人，對於當時的史實並不甚了了，只是憑空的設爲此論。岳飛的行徑是否飛揚跋扈、殘民害政，就我這本書中到處都可以找到最真實確切的答案，在此不再申述；對於秦檜，我們可以從下列兩點估定其身價：

第一，當時女真人逼在近邊，伺隙而動，即使南宋君臣自審沒有復讎雪恥、恢復中原的力量，但至少在自身方面也還得保存一些實力，以備萬一敵方來侵時從事於捍衛抵抗的工作；而在秦檜當政期間，卻只見其解除大將兵柄，分解各大將的部屬，以至殺戮最有功勳的大將，而不見其在此以後更有何等培植武將、建造新軍的舉措。把國家整個兒成了一個不設防的地區，豁露在敵人的威脅之下，只靠厚顏屈膝、聽任敵人的勒索侮辱，以幸其不以兵戎來臨；倘使不幸而敵人背信渝盟，便只有坐以待斃。這只是代替敵人作驅除掃蕩的工作，那裏是集權於中央呢？

第二，在兩國俱已厭兵、和平局面幸而求得之後，當時還正是南渡未久，庶事草創之際，便當如朱子所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應當在和平中『自治有策』，纔能在那個東南半壁建立一個像模像樣的國家。然而秦檜對此，卻『蕩然不爲一毫計』，只見其傾軋排擠，把異己之人斥逐遍於邊遠，察事過卒，布滿京師，小涉譏議，卽中以深文，捕繫治罪，一般熱中利祿的人遂皆希意阿附，爭以陷害善類爲功；國家元氣爲之斲喪殆盡，而有待興建扶植的事項，成千累萬，卻不見有一政一事之見諸施行。然則在秦檜的胸懷當中，是否還有半點公忠體國之意，不已斷然可曉了嗎？

明白了秦檜的爲人，知其在當政期內的舉措，無一事不是出於陰謀和私心，則其殘害岳飛的事件爲曲爲直，也便片言可決了。

由於秦檜的伎刻猜忌，當岳飛身被橫禍之後，其時的學士大夫之羣，或則爲了阿附求容，或則爲了遠避禍端，各人平素與岳飛往還的文札或關涉到岳飛的一些記事，大都

自動地加以焚毀或刪除，不再收羅刊刻於文集之內。甚至代皇帝立言的制命詔語之類，岳飛一生不知曾接受了多少道，而在南宋初年諸家文集當中，也一概不見收錄。因此當我述寫這本傳記時，便感受到極大的困難。岳珂的記載，因其志在作孝子慈孫，多有溢美之處；官史的記載，因其直接間接出於秦檜的黨與之手，又多有溢惡之處。在這兩個系列的記載之外，現時幾乎很難再找到一些當時人的記事以相印證或補充。而在這兩個系列的記載中，對於岳飛的日常生活均極少涉及。雖則戰場被岳飛當作了他的家鄉，戰鬥生涯占去了岳飛全部生命中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然而我們對於戰地以外的岳飛的生活情況和做人的態度等等，終還願意更多知道一些。所幸在岳珂所編的「金佗粹編續集」中，立有「百氏昭忠錄」一目，收錄了南宋一代的文士們記載岳飛事跡的文字十數篇，除其中章穎的「經進鄂王傳」及劉光祖的「襄陽石刻事跡」兩篇俱是摘錄岳珂所撰「鄂王行實編年」而成外，其餘各篇，如：黃元振的「雜記」，無名氏的「鄂武穆王岳公眞譜」，王自中的「鄂州忠烈行祠記」，趙鼎、陳公輔、杜莘老等人的奏劄，均可藉以窺

見岳飛的性行及其風度的一般。岳珂雖然把這些文章收入「金佗續編」之中，而當其撰述「行實編年」時，卻極少從中取材；我今對此數篇則詳觀熟讀，考定其作年，辨明其真偽，凡其可以相信的，所涉雖僅一言一動之微，也都加以甄探，期藉助於這般一鱗一爪的材料，不但構成岳飛的全部面影和軀體，而且更好是；能把他雕塑成一個有血有肉有風骨的人，使他能夠活潑親切地矗立在每個讀者的面前，如我在本文開頭處所說。我知道，我並沒有能真正作到這樣理想的程度，其原因：一部分仍得歸咎於資料的短少，也就是，我們必須繼續詛咒譴責那個泯滅這些史料的大姦大惡的秦檜；另一部分呢，自然須由作者負責，作者在誠懇地期待着大家的指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日自記於北碚夏塘。